

试论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的政治参与及其现实作用^{*}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成县 742500)

摘要: 人们看待中东,往往看到的是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军事组织所从事的政治或破坏性的负面社会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忽视了“乌里玛”(Ulama)¹阶层。然而,从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依据、“乌里玛”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作用三个层面的体现,可以看到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 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8)04-0039-04

政治参与是当代西方政治学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它指的是随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行为。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权威的理性化,以及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常常被看作是政治现代化的三个主要标志。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最显著的征象,乃是社会全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之类的出现,以组合和疏导这个参与”。^[1]尽管政治参与的扩大能被看成政治现代化的征象,但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的广泛参与并非能带来政治的现代化。因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现代化根植于中东伊斯兰古老的传统和政治参与的特殊人群——广大穆斯林和特殊社会阶层“乌里玛”。

一、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的历史依据

“伊斯兰教证明它是一种使政治产生动力的宗教信仰。伊斯兰共同体既是精神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教会,也是国家。”^[2]因此,在中东,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伊斯兰教的这些特征有别于基督教和佛教,这归因于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公元7世纪,阿拉伯半岛处在由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历史前夜。半岛社会秩序混乱,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血亲复仇不断,这加剧了半岛的分裂。分裂和部落割据

阻碍半岛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半岛的统一。伊斯兰教的产生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先知穆汗穆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利用宗教的统一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可见,伊斯兰教的创立完成了半岛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的创立是一场社会革命。

从宗教的层面来审视,先知领导的革命消灭了半岛的多神崇拜,确立了独尊安拉的一神崇拜,这本身就是一场宗教革命。先知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Umma)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共同体。政治与宗教合一是乌玛政权最显著的特征。可见,宗教权威和世俗政治权威在伊斯兰教创立之时已合二为一,先知既是宗教权威又是世俗政治权威,先知的权威没有人能够挑战,先知代表真主在现实社会中对广大穆斯林进行统治。因而,在当时没有一个特殊的宗教神职人员阶层参与现实政治。但先知归真后,问题就产生了:由谁来继承先知的宗教和世俗权威?先知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具体说明。《古兰经》(4:59)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3]66},服从真主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原则,服从先知,在先知归真后就是服从天启经典《古兰经》和先知的言行录《圣训》。圣学释义学也表明,《古兰经》中“你们当中的主事人”就是指具有人格魅力的宗教领袖。先知去世后乌里玛就自然成为穆斯林精神世界的权威象征。乌里玛的宗教权威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古兰经》和《圣训》的注释和阐扬而树

^{*}收稿日期:2007-03-27

作者简介:权新宇(1975-),男,甘肃两当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助教,研究方向:中东和中亚以及伊斯兰教史。

¹ 乌里玛(Ulama):在阿拉语中,通常泛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

立的。因为,“经典”本身具有“静态的历史权威性”^[4],从而乌里玛把经典的权威赋予在自己身上,通过“伊智提哈德”(Ijtihad)¹和发布“费特瓦”(Fatawa)^④发表具有宗教和神学合法性的见解来影响现实政治的发展。因而,乌里玛阶层在现实社会中就具备了参与政治的历史依据。历史赋予乌里玛的这一双重功能(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治参与)使乌里玛具备了参与现实政治的持久动力。

二、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形成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马克思这一唯物主义史学原理同样适用于解释中东伊斯兰国家以乌里玛为首的政治参与群体在推动中东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因不同的文化等诸因素的差异而不同,但就中东而言,从乌里玛的政治参与所动员的社会基础层面考虑,其人员构成主要由三个阶层组成:

第一,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这些人包括:穆夫提(Mufti 伊斯兰教法说明官)、伊玛目(Imams 伊斯兰教长)、夫克哈(Fugaha 伊斯兰教法理学家)、卡迪(Gadis 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即法官)、宗教教师(Mudarriss)以及在清真寺院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因此,乌里玛又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教界上层神职人员的广义称谓。乌里玛是中东伊斯兰社会结构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阶层,其活动广泛,涉及宗教、司法和教育等领域,既是穆斯林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也是法律的仲裁人和执行者。

第二,不具备宗教权威的乌里玛中层。不具备宗教权威,并不是指其在宗教层面没有权威,只是这种宗教权威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而不直接的参与政治决策而言。这一阶层的人员构成和乌里玛宗教上层没有太大的差别,大部分是穆斯林教法学家、神学家和在一般清真寺从事宗教活动的广大神职人员。人员构成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宗教上层,而且这些人大多不在官方的宗教机构中任职,也就是不拿国家的工资,而与民间的宗教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宗教权威上层对他们的宗教活动又有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逊尼派宗教上层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和民间的乌里玛联系没有像什叶派宗教上层那样密切,只是通过清真寺对其中层和广大的穆斯林下层进行松散的组织。而什叶派内有严格的教派等级和严密的组织以及其“效仿”^⑤传统,在动

员社会力量上远远大于逊尼派。

第三,没有宗教权威的广大伊斯兰教信徒下层。广大普通穆斯林,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宗教信仰和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通常而言,并不追求政治参与,这有别于“乌里玛”宗教上层和乌里玛中层。他们的人员构成远远超过了前两个。他们往往是乌里玛宗教上层权威从事政治参与所动员的基本社会力量,处于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威的统治之下。

由上所知,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的社会基础明显的呈现出“金字塔”型:处在最高层的宗教权威又能直接对现行政权施加影响的人非常之少,这也就决定了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在参与政治时必须动员“乌里玛”中层和广大的穆斯林下层,必须考虑他们的宗教、政治利益方可达到其参与现实政治的目的。而乌里玛中层和广大穆斯林群众因不具备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通道”,又必须依附于乌里玛宗教权威上层,从而才能维护他们的现实政治利益。这样,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的现实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就形成了以乌里玛宗教上层为塔顶,乌里玛为中层,广大普通穆斯林群众为塔基的“金字塔”模式。构成这一“金字塔”的原动力就是《古兰经》和《圣训》。只是这一动力由乌里玛这一特殊阶层在现实社会政治参与中得以完成。

三、中东伊斯兰国家“乌里玛”政治参与的体现及其现实作用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乌里玛从历史传统中获得了参与现实政治的依据,这一历史使命通过动员其参与现实政治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行动中得以实现。

(一)乌里玛参与政治的体现

乌里玛参与政治的类型由于其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大致有三种:

第一,间接参与一些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政体上属于世俗的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里。在中东,这一参与的代表是沙特。在沙特,乌里玛上层通过对沙特王室提供建议间接影响政府当局的政治决策。乌里玛参与现实政治,一般都依靠组建政党或利用舆论影响穆斯林大众,从而形成对当局的压力,间接的对当局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

第二,直接参与。在伊朗,什叶派乌里玛教士是国家的“监护人”,最高精神领袖大阿亚图拉是国家的最高领袖。总统的任命和国家宪法的通过都要有大阿亚图拉的签署方可生效。大阿亚图拉有权罢免总统和废除宪法中的不合伊斯兰传统的

¹ 伊智吉哈德(Ijtihad):伊斯兰教用语,意为“尽力而为”,指对《古兰经》圣训和会议中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所提出的独创性解释。

^④ 法特瓦(Fatawa):教法学家通过独立判断对法律疑难问题发表的个人正式见解。

^⑤ 效仿制度:参见李福泉《试论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作用》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1期,第24页。

条款。例如,1982年,伊朗阿亚图拉哈兹阿里组织了一系列专家议会研究“监护”问题。经讨论后专家认为:“教法学家是真主代理人的代理人,他的命令就是真主的命令”。^[5]

第三,破坏性参与。这种参与要求的并不是在现存政治内部反映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要求,而是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企图代之以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同时,他们不愿通过合法的渠道或理性的方法来实现政治参与,他们往往成立秘密组织或团体,用暗杀、绑架、破坏公共设施等恐怖主义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政治参与造成的结果或是社会动乱,或是现代化进程延缓,或干脆推翻原有的政府,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破坏性参与的社会基础是教士阶层、中下层民众、不满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其中教士作用最大。

(二) 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

就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执政当局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来源。纵观数世纪以来中东历史的发展演变,不管统治者是对他们采取政治强制还是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自由,乌里玛支持统治者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执政者需要乌里玛阶层对他们的统治提供政治控制的合法性。

当然,乌里玛阶层并不是一诞生就具有如此的政治功能,在先知及其后四大哈里发时代,不存在乌里玛这一特殊阶层。原因在于:一是在先知时代没有人能取代先知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地位。二是伊斯兰教强调人与神之间的直接沟通。直到8世纪奥斯曼帝国时代,乌里玛阶层才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在当时受到帝国世俗王权的严格控制。尽管如此,帝国的世俗王权也要得到乌里玛的支持。如,一个研究乌里玛在帝国现代化改革的作用的学者指出:“帝国现代化改革所希望带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里玛的态度。”^[6]^[29]这正说明了“乌里玛”阶层在当时的政治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俗化民族国家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建立。当局均推行政教分离,严格压制乌里玛参与政治。但不管是埃及的“中东雄狮”纳赛尔、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权,还是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均在与乌里玛的数次斗争中所获甚少。执政者最后都不得不借助于乌里玛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与伊朗的乌里玛制度不同(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埃及的乌里玛“是拿国家薪水的雇员。”^[6]譬如,1979年5月,爱资哈尔的乌里玛集团发布“法特瓦”(Fatawa),认为

“埃及-以色列和约是与伊斯兰法协调一致的,这个和约是出于圣战结束后以及十月战争胜利后的有利地位才缔结的”。

第二,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稳定。在波斯湾国家,不管是神权君主制沙特,还是君主立宪的约旦、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乌里玛与君主友好合作。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大力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这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下,1979年11月圣城麦加发生的大清真寺被占事件,把反对派的反政府事件推向了高潮。事件发生后,沙特政府立即调集军警包围大清真寺。与此同时,沙特国王请求乌里玛宗教权威机构拟订一封“法特瓦”,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立即投降,否则将以武力镇压,并引用《古兰经》(2:191)中先知的启示:“你们不要在禁寺附近和他们战斗,直到他们在那里进攻你们;你们就杀戮他们,不信道者的报酬就是那样的”。^[4]^[21]政府军在乌里玛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叛,维护了沙特社会的稳定。也正如约瑟夫·凯切奇安指出:“乌里玛的权力和威望集中在神学阐释的技能方面……十分清楚的是,在整个历史上,乌里玛的这种顾问作用,确也曾被政治领导层所忽视。”^[1]但乌里玛在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第三,削弱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乌里玛既可以增强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政治秩序稳定,也可以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与削弱,关键在于执政当局对伊斯兰的态度,以及现行政府的统治背离伊斯兰传统的程度。一旦现行政府当局远远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为极端乌里玛阶层所不能容忍,那么,作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乌里玛阶层就要作出相应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利用伊斯兰教的传统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1928年在埃及诞生了第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这个极端组织明确反对阿拉伯国家学习西方,提出净化和重振伊斯兰教,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泛阿拉伯帝国,因此,这一组织千方百计要推翻各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府。近一个世纪来,这个历史最久,分布遍及阿拉伯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断制造爆炸、暗杀、暴动和政变。1948年穆斯林兄弟会暗杀了当时的埃及总理诺拉沙帕夏,1958年又企图暗杀纳赛尔未遂,后转入地下,并转向中东和东亚各国发展,沉寂了十余年。

¹ 参见英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1986年二月号,第55页。

到 70 年代末,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再起, 并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1979 年原教旨主义在伊朗推翻了推行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 以革命手段建立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 此事震惊全球, 也极大地鼓舞了中东各国的极端宗教组织革命夺权的热情。清真寺成了煽动和策划革命的大本营, 与政府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埃及萨达特 (Muhammad Anwar al-Sadat 1918~ 1981) 政府在革命的威胁下, 于 1981 年 9 月 3 日大规模逮捕极端分子, 10 月 6 日萨达特在阅兵时被穆斯林兄弟会的分部组织“赎罪与迁徙”的成员暗杀。事后埃及著名大教长沙拉维 (al-sharawi 1911~) 指出: 如果真主同意他们的暗杀计划, 那么没有任何力量, 警察、军队能够阻挡他们……他们的真实目的难道仅仅是想杀掉他吗? ……他们所有行动的意图难道不是要夺取埃及的政权吗。真是一语破的, 沙拉维教长不仅指出了穆斯林极端势力的真实意图, 也道出了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所特有的性质。伊斯兰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 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尽脱干系。

四、结语

“伊斯兰是具有双重功能的宗教: 一方面作为宗教体系, 它有净化灵魂的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思想体系, 它又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它时刻向政治权力提出要求。它以自身强大的政治认同功能和合法性功能抗拒着现代社会的政治变革。”^[7] 而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现实政治参与的代表, “乌里玛”阶层正是“双重功能”的体现者和向“政治权

力提出要求”的现实代表之一。其政治参与既根植于伊斯兰教的古老传统, 有随社会历史演进而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 (主要体现在乌里玛既是现行伊斯兰国家政权的维护者), 也是现行政权的“掘墓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并没有在全球引起“连锁反应”, 也没有在大多数中东国家引起政治“地震”, 但这不能说乌里玛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已无力左右执政当局。恰恰相反, 随着以“世俗化”为前提的现代化进程陷入两难境地而不能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8] 以及诸如失业、贫富差距扩大化等问题时, 中东伊斯兰国家就会“回归”伊斯兰教的传统, 从中找到解决的方法。因此, 在考虑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时, 我们不能仅仅站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角度上, 忽视中东伊斯兰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一味的追求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因为西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根植于西方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 适用于西方的未必都是适合中东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乌里玛阶层参与现实政治的“正向”方面和“负向”方面作用, 明显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可见,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等诸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参与者乌里玛阶层。尤其在两极格局结束, 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时代, 美式的“民主”及其所谓的“大中东计划”在中东引起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无序的特殊情况下, 强调古老的伊斯兰传统, 强调乌里玛的政治参与, 重视其现实政治作用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 亨廷顿. 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 [M]. 江炳伦译.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5: 32
- [2] [苏] B. A. 拉普绍夫, N. B. 哈列文斯基. 论早期伊斯兰教的形成 [M]. [苏] 历史问题, 1982(11).
- [3] 古兰经 [M]. 马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66
- [4] 刘竞华, 东方晓. 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39
- [5] 赛义德·阿米尔·阿霍蒙德. 什叶派的权威与政治文化 [M]. 纽约: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8: 197
- [6] Urie H. Eyd. The Ottoman Ulama and Westernization in the Time of Selim II and Mahmud II [J]. H. Hourani et al. Middle East 29
- [7] 刘竞华, 东方晓. 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8] [美] C. E. 布莱克 (C. E. Black). 现代化的动力 [M]. 段小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On Ulam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actical Function in Islam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QUAN Xing-yu

(College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People always relate Hamas of Islamic activism and Islamic Jihad to their political or destructive behavior when they talk about Middle East. Actually, religion exerts much more influence than these Islamic Jihad on politics. Som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s always neglect the effect of Ulama.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role of Ulama in Islam states from three stages: firstly,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lama; secondly, the social foundations; lastl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function. From the three stages, we can se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Ulama has played in Islam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Middle East, Islam States, Ulam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unction

[责任编辑: 晓春]